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八十九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三

元 吳澄 撰

召誥

春秋左氏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然則武王固欲宅洛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此時召公先至經始周公繼至成終庶殷之民舊遷

在洛者諸侯之民新來赴役者同力輸作營洛功畢周公歸鎬而召公率諸侯作書致誥以答周公甲子誥治之辭并以告庶殷御事俾與聞之所謂公事公言之也而因周公之歸以達於王召公所誥故曰召誥蔡氏曰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二月成王十七年之二月日月相望為之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既望望後一日也若十六日既望則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太保召公也告廟召公乃先周公往洛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發語辭來猶來年來日之來承上二月而言故云來三月丙午三月三日也月三日明生始出西方謂之朏戊申五日也卜宅用龜卜宅都之地也得卜而吉也經營規度城郭塗巷廟社朝市寢室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庚戌七日也庶殷殷之衆紂都之民遷在洛者就役之也攻治也甲寅十一日也位成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等位置已定也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内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功力亦省且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

若發語辭翼在身旁故在旁之日謂之翼甲寅之次日乙卯也達觀徧觀也召公已成位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營之位丁巳十四日用牲于郊祭告天也郊用特牲配以后稷故牛二戊午十五日社於新邑祭告地也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此蓋就洛邑新立之郊社為成王告作洛於天地而周公攝行其事告畢然後興功也不告先王者王巳在豐告廟矣於

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遣使
告卜於王疑在祭告天地之後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
甲子二十一日也用書命庶殷者多士之書是也命
侯甸男邦伯者梓材之書是也梓材言五服此言三
服者省文互見也伯州牧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統於
伯也丕作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冢民且樂於効力

周之友民可知矣恱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斯之謂與

或問至此始言庶殷丕作何也曰周公未至洛之前召公以庶殷攻位用其力者五日矣及周公至洛而諸侯之民皆至考之前篇自哉生魄而基作凡治城郭宫室葢四方太和之民少休殷民之力至此亦已五日故於其朝用書命殷庶既命而遂丕作自是之後在洛之民與四方之民同輸力役以至於畢功其勞逸之均也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作洛功成周公將歸宗周召公與庶邦君咸在公所出謂自公所出外復入謂自外入至公所也錫與也召公率諸侯出而取幣復入而與周公因公歸以獻於王蓋以慶洛邑之成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此召公與庶邦冢君言也旅陳也猶庭實旅百之旅蓋贄之拜送幣而陳獻於王與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召公與殷之長民者言也御事商之舊臣長其民而同遷於洛者此篇召公陳戒之辭蓋與庶邦君同辭以荅前日周公命書之意因公歸以達於王而俾遷洛之殷人與聞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告殷民而又自其長以達於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與周公言而以告王也殷紂嗣天位為

元子殷大國也元子非可廢大國未易亡而天改其

命矣我周王今受其命此莫大之美亦莫大之憂也

故嘆而言曰曷其奈何弗敬乎甚言不可以不敬也

此篇專主敬字而言敬則此心常存動循乎理我不

違天而天亦不違我矣所以能保有天命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遠也終絶也後王謂紂後民紂之民也後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厥終紂之末年也疾猶速也殷亡十有餘年天既久絶其命矣殷先世多有哲王歿而精神在天子孫宜若可恃其佑助而紂之末年賢智隱藏惟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扶持其妻子哀號呼天逃亡而出則又往其亡出

之地拘執之無地可容故天亦哀此民而眷命其用懋德者以代殷此周文武所以興也天命惟歸於德

今王其可以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去周之時已遠故曰相古先民天迪從子保謂夏為天所開導從其傳與子而保佑之面稽天若謂所向能考知天意之如此也殷去周之時為近故曰今

相天廸格保謂殷為天所開導使之格正夏罪而保佑之禹湯受天眷命不違天意而其後皆墜厥命見天命之無常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遺棄壽耇有年壽之老人古人之德如禹湯之敬德稽謀自天謂所謀能考天意如禹湯之面稽天若葢老成之人既能知古又能知天所當親信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其者期之之辭諴和也後猶後獲後義之後顧回視也嵒險也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年雖幼任則大也其大能和於小民在今可以為休美乎王於今時有不敢後者民心無常有如嵒險所當回顧而惕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來來洛邑也周公歸告洛邑之成王將自來行祭祀朝會之禮也紹上帝代天而繼其志也服行事也土中洛邑居四方之中也旦者君前臣名召公告王故稱周公名也成命天命定而不改也先猶先難後獲之先服化服之也比親也介猶賓介之介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邁行而進也王來洛邑將繼天而自

行事於土中周公曰其作大邑於洛其可自是對乎天以主上下之百神而毖祀其可自是宅乎地中以臨四方之諸侯而為治洛邑既成王其有天之成命於此治民在今可以為休美乎王於今時尤有所當先者商之舊臣已遷於洛正欲化服其心使之親近我周之臣薰染變化以矯揉其性之偏而日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句起下三節謂王當以敬而為其所不可不敬其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在我不可不監視夏殷之興亡歷年長短在乎天者也我皆不敢知敬德在乎人者也惟不敬德乃早墜

命我所知者此曰夏商歷年不為不久召公以為早墜命蓋欲王永命於無窮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夏殷而受其命在此亦惟以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功謂能敬德而有歷年者不可如其後王之不敬而墜命者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
貽遺也哲命以哲而為天所命也王今日來宅新邑
乃行事之初譬如生子者在其初生之時服習正事
則膺受福禄是命雖在天而以哲獲命則此命乃自
己所貽也今日天之所命其亦命其哲者敬德哲也
不敬德非哲也故所命或吉或凶歷年或長或短知
皆在今我初來行事於宅新邑之時敬德則命以吉
而年永不敬德則命以凶而年不永故王惟當疾敬

德也肆惟王其疾敬德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一語相終始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一句起下三節祈求也天命視人心而為去留王
用德不用刑則民懷其德而天命永矣雖非有所祈
於天然以用德而永命有若祈而得之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非彝猶曰非法勿以小民犯法之故我亦敢於用嚴

刑以治之而有功有功謂能勝奸宄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

元首也衆體之長也顯明德也上下羣臣有上有下也勤謂勞心恤謂恤刑王之位居民上如元首之於身然不以位長民惟在以德長民故言其惟王之位在於德之元小民而已王德之元小民猶天德之首庶物也乃惟刑用見先德後刑有不得已而用之意

刑之不得已而用於天下及王之惟務明德不欲用刑者羣臣奉承此意故若上若下皆勤意於恤刑而不輕用也勤恤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曰者所期如此夏歷年踰四百丕若者期於過之殷歷年踰六百式勿替者期於及之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命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

此四字召公又替庶邦君同拜也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

既拜復更端而言予小臣召公暨庶邦君也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之御事也友民周民也保猶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之保威命猶言嚴命即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之命也明德謂王敬德以愛民而祈天者也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於終有成命之時亦顯其德蓋謹始如終不以命既有成而怠於德也我召公庶邦君自我也若我衆臣則非敢曰能勤也惟恭敬奉進幣帛用以供給王期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王末有成命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恤而

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

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成王在洛烝祭命周公留後治洛作冊以誥周公故名洛誥而篇首先記周公在洛遣使告卜之事次記成王在洛與周公問荅之辭所以具事之始終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拜手稽首者記周公遣使之禮曰者周公授使者以告王之辭復猶復逆之復反也報也王命周公營洛遣使反報於王也子親之之辭明辟尊之之辭周公于成王親則兄之子尊則君也故稱之曰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及猶言與也基謂創始定謂成終于此新作都邑為基命從此久安長治為定命宅洛所以基命定命也

王宜親行而王以幼沖執謙退讓若不敢與知大事

然于是周公乃繼召公而往相視洛邑庶幾為王肇

始作民明辟之地而周公以二月十二日乙卯之朝

至于洛也洛邑在鎬東故曰東土洛師猶曰京師師

衆也言可以居衆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者謂國家也卜宅乃國家之事非已所敢專故曰

我卜召公以二月五日戊申至洛卜宅是也召公既卜宅定位位成周公始至徧觀畢然後遣使以復于王也河朔黎水漢時河北黎陽也澗水東瀍水西東都王城也漢時河南縣瀍水東下都成周也漢時洛陽縣食者龜兆食墨占之吉也薛氏曰食者墨與龜相茹入令卜兆先揚火而後致墨既坼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吉凶自此辯澄案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録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法

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來將至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受周公獻卜之禮也曰者王授

使者以荅周公之辭亟配也視示同貞猶主也天將休我國家欲俾宅土中而定命周公承天意來相宅于洛所以敬天之休也相洛邑可定宅其休可與宗周鎬京之地相配使來示予以卜觀卜兆則宅洛之休非但一時之吉乃永久之吉予與公共當之公既敬天休矣又當以予敬天休于萬億年之久也所責望于公者遠矣

拜手稽首誨言

此亦王之辭併受之使者王自謂拜手稽首以荅公之誨言也所謂拜手稽首即上文所記受獻卜之禮誨言即謂周公獻卜之辭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于公也

此第一章周公在洛使于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徳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公明保予公以其明而保我也保猶保傅之保稱丕顯德所謂明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所謂保也和恒非止和于今和于久也居師居洛師也惇敦同猶敦匠之敦宗禮官將猶行也稱秩謂舉行而秩序有功之臣也旁無方所也迓迎也衡平也穆穆迓衡篤恭而天下平也不迷文武

所知所行不失文武之道也宅洛者所以發揚先烈順承天眷輯睦民心也公舉其大明之德護衛我以我如此而居于洛此王以宅洛之事功歸于公也令當敦篤禮官舉行大祀雖祀典所無者咸秩敘之而不遺惟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其勤則施於四方有功于天下而無愧于前人旣以其明而保予矣又以其勤而教予俾予夙興夜寐毖謹于祀事也此王以毖祀之事求教于公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彞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荅王請教之辭殷盛也與五年殷祭之殷同齊謂整一之惟命之惟又也汝受命之汝王汝公也

乃汝之汝公汝王也朋謂比昵之私彝謂故常之事撫如以手撫循之撫嚮謂心所専嚮明謂精明不眩大謂功業盛大裕謂民生饒裕王始舉盛禮于新邑予統率百官使從王于宗周予之心惟曰王將往洛邑行祭禮庶幾各有所事今王即有命曰記録功臣之禮官以有功者與此大祭又有命曰汝周公受我之命篤輔之我大視記功之典籍勿俾有所遺周公既述成王所命而曰汝之命如此悉以自教令羣臣

実案周官有功書于太常祭于太烝盤庚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成王將烝祭故命禮官
錄有功者而祭之又命周公丕視功載也殷祀之事
王既自絡羣臣故周公惟務格王之心王新蒞政于
洛其心不可有比昵之私故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乎其往新邑也當杜私心私心之發始雖甚微終
必熾盛而不斷絕有如火然當遏之於微也王心既
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其如故常之事及新至之事

則予之責也如予但以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使之專邑就職精心作事百官各勝其任以敦其所已大以成其所已裕則汝之休聞永世有辭矣

此第二章成王在鎬將往洛邑烝祭與周公問荅之辭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洛之辭遣使致此辭于公也㪅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廸將語辭未詳其義士師工洛邑百工有士者有師者師謂大夫文武受民謂洛之民皆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輔如車輔之輔謂夾輔于其旁漢三輔蓋本諸此成王言我其退歸就君位于周令四方開治之初未定宗人之禮亦未能崇奬公之功公其留後于洛監臨我之士師工大保護文武所受之民治此

洛邑以為宗周之四輔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周公拜受王命而許之留洛亦以此文授使者以荅王也來者來洛邑承保汝文祖之受命民及汝光烈考武王之受命民此荅王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言也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前此王未至洛惟召公先相之周公肩相之令王初來至洛故言相宅典猶主掌也獻民猶曰良民王來相此洛邑之宅其大敦督主掌在洛之殷民致治而為四方之新君作周家人君恭以禮下者之倡曰者人所期望之言其自是居土中而治非但治殷民兼治四方使萬邦無一不寧是惟王治功之成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衆士也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

副荅民衆之望爲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成我

所以昭明乎予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昭

猶前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殫謂率而行之無不盡

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寧猶敉也秬黍為酒芬香條暢謂之秬鬯所以祼神也以賜公者敬公如神也卣中尊也明潔也精意以享曰禋王使我來洛邑化誨殷民乃有命綏寧我賚以秬鬯二卣命曰此潔而可禋令拜手稽首以賚于公其承此休而享受之周公不敢留以經宿即以禋于文王武王敬之至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遘遇自周公自已厭飽也言行之無已時也乃文武
也周公禋于文武且爲自己祝曰願篤敘文武所行
庶獲助佑身其康强無有遇已身之疾至于萬年之
久飽于文武之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又爲殷人祝曰願殷人以長壽考王能使之順從即
敘至于萬年之久永永觀瞻我王所以懷之之德蓋
公既許留洛治殷民故爲已與殷民致祝也

此第三章後章所謂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冊之所書葢即此章王曰之辭而逸傳王命以誥周公也或謂此章問荅是在烝祭之前者非是葢周公既拜手稽首以受王命矣豈公既受命而始告文武也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周公既許王留洛王遂歸周而與公別也定止也

已語辭肅將未詳困猶倦也斁厭也公其止留于此予往歸宗周已公之功人皆愛敬之王願公留治洛故曰公無倦哉我歸周當無斁其安天下之事公更久留洛無替其儀刑則四方其世世來朝享于周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周公于王歸宗周之時進教戒之辭也汝年尚幼沖初政令如此矣惟當其終欲王有初有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成王有四方世享之語周公因言當識享上者之誠

偽多猶重也儀禮物幣也享之所重者重其禮也禮

不足而物有餘雖享猶不享也謂其不用志于享故

爾凡民見其如此亦曰雖享猶不享也諸侯無享上

之誠則其于事上之事必有差爽侮慢者矣其可不

辨之于早察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彛汝乃是不蘉

乃時惟不永哉

頒謂頒賜也棐民彝非人之常道所不當為之事也
蘉勉也言王若俚能頒賜我而不暇聽我教汝不為
所不當為之事則是汝不自勉而天命將不永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正父武王也彼謂宗周戾定也篤敘汝父武王之道
無或有不如者汝命我治洛我不敢廢棄汝所命令

留洛矣汝往歸宗周其敬之哉我留于此其務審知耕農之事以不奪民時汝在彼宗周而饒裕我民則無問遐遠之地皆安定矣蓋邇安則遠安自然而然也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周公教王篤敘乃正父王謂公之功非但開導我以篤敘而已蓋平日無一事不如是教我也

此第四章王與周公問荅之言蓋在烝祭之後王

將歸鎬之時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此以下記成王在洛之事考漢書歷志成王七年正月乙巳朔小二月乙亥朔小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辛未朔小十有一月庚子朔大閏月庚午朔小十有二月己亥朔大戊辰朔日也烝冬祭之名歲者適當歲終也騂赤

色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
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作冊者作為冊書也逸史逸也祝讀冊以告神也作
冊在祭前讀冊在祭之日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冊書
之辭惟是誥文武以周公留後于洛之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猶虞賓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或曰凡諸侯之君

皆曰賔殺殺牲之時禋初祭之時祼酌鬯以享也殺

牲初禋之時助祭諸侯咸至及祼獻則王獨入太室

之中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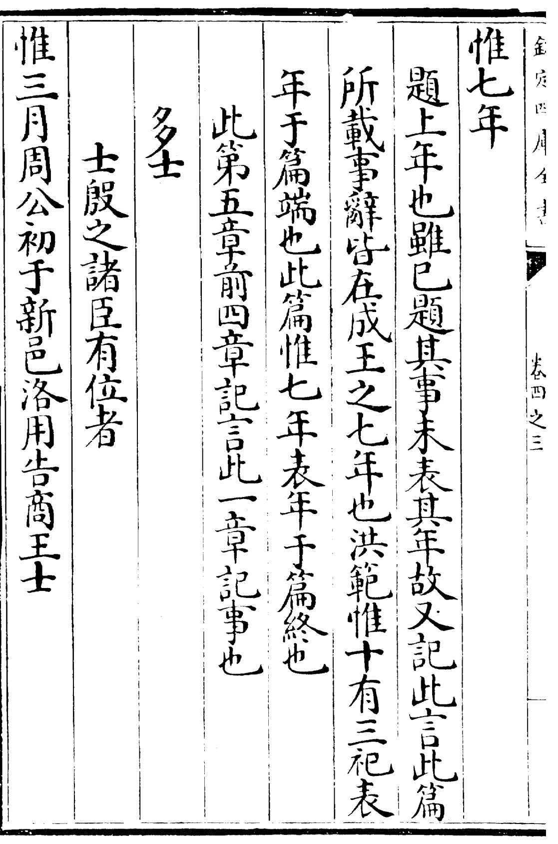
王命周公留後亦作冊書載命之之辭逸誥者讀冊

以告周公也作冊在祭前祭畢而逸就公所授冊也

在十有二月

以上事皆在十有二月明戊辰之為十二月之日也

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
乃記月變例也大戴記公冠篇先載祝辭後乃曰維
某年某月上日亦此例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題上事也此篇自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後皆載
王命周公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辭此九字
猶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章周公踐祚章
教世子章並題上事于章後



惟七年

題上年也雖已題其事未表其年故又記此言此篇所載事辭皆在成王之七年也洪範惟十有三祀表年于篇端也此篇惟七年表年于篇終也

此第五章前四章記言此一章記事也

多士

士殷之諸臣有位者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召誥所謂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即此篇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周公稱王命以誥謂王之意若曰爾乃殷所遺之多士不幸旻天大降下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為天佑助而命之將奉天之明天之威致王者之罰以督促

殷命使終絶于天射取禽鳥曰弋爾衆士當知所以王非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乃紂不為天所與天信不堅固保護為亂之人所以弼我而使我受殷命也我豈敢求殷天位而有之哉乃紂不為帝所與而我下民皆秉心以為我民心所歸即天命所歸也或言天或言帝綜錯成文爾非有異也殷命非我敢弋乃天不畀紂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畀我者天之明不畀紂者天之威也

故總之曰惟天明畏畏與威通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又言夏亡殷興之事以見昔殷之代夏亦如今周之代殷也我聞人言上帝於人君之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若禹若啓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於逸則上帝降格眷佑之嚮猶趨向之向謂趨而至也向至於是夏桀不能用上帝之意天不好逸樂而桀乃適逸大淫溺於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之故天無復愛念聽

聞之遂廢絶其大命降致以罰謂夏亡而桀放也天

乃命爾殷士之先祖成湯改革夏之俊民為殷之俊

民而甸四方諸國之土地不言改夏民而言改夏俊

民蓋謂俊民且歸殷則凡民可知猶孟子言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殷自成湯至帝乙皆能合天之

意無不克明其德勤恤祀事蓋人君為神天之主承

上下神祇與社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祀

事以明德為本殷之諸賢君知此故天大建立之為

王而保治有殷之國殷王為天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無不益廣其德澤以配合乎天蓋言帝乙以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而紂不能然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天意引勉而紂乃適逸是大不明于天之意也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克勤于家之事乎大淫於其逸樂之事泆逸逋無能顧視天之顯道與民之當敬惟是之故上帝不保殷而降如此大喪亡之禍天之所不與紂者以紂不明其德故耳因言凡四方小

大之國至于喪亡者無非皆有可罪之辭然則紂之
亡也亦以有辭于罰而天罰之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令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

又呼殷士而與之言謂周所以王以我周王大善承
奉上帝之事故上帝有命命之割絕殷命遂告勑殷

之事于帝如湯將伐桀用玄牡昭告于帝也我于割
殷之事應天順人一舉而定不待再適殷都爾乃不
明天命所歸既亡復叛使我之用兵遂至于再乃惟
爾商王之家召我適爾殷都也其曰者審度之辭武
庚之叛乃惟爾大為非度我不先起兵端于爾擾動
自爾邑作亂有以招致我之罰前既誅紂後又殺武
庚我亦惻然念及天就降于殷以此大災戾故使汝
以不正而取諸滅亡之禍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承上而言我惟是之故所以遷爾之居而西爾也紂都在洛東自東遷而適西故曰西爾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勞動爾不安寧爾也是惟天命

如此不可違逆我順天命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無
怨我爾殷王先世改革夏命為殷有冊書典籍記載
其事爾所知也今爾又言殷革夏之後簡拔其人使
在王庭有職于百僚今我一人惟有德者聽采而用
之爾若有德亦用爾也天邑商言商地舊為天子之
都我豈是敢以私意求索爾於天邑之商而遷爾於
洛乎予惟皆矜憫爾欲俾爾習於遜順不為叛亂以
保爾之生也遷爾非我之罪是惟天命當如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我伐奄而歸之時大降下爾四國民以教命多方之書是也其時殷民未遷既告多方之後見殷民未化遂乃明致天罰移爾於遐遠之地謂遷洛也叛亂之人得免誅戮罪當流徙遷之者乃致天之罰也紂都距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為遐逖也遷爾者欲俾爾親比服事臣順于我周多遜

之宗薫染以成習也宗謂士大夫之家各有宗以相

統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榦止爾克敬天

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

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兹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承上而言今我惟不欲殺汝故惟以是昔日誥多方之命又重言以告爾殷士欲使爾臣順我周而不致殺身也今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者一則為四方諸侯無所賓貢之地以洛是中土四方來者道里均故營洛以為朝會之所二則為爾殷多士遷徙在此就此朝會爾習見我周羣臣濟濟相遜爾所服事奔走臣順者皆多遜之人而爾亦化為多遜也蓋洛有二都一以賓諸侯者名東都又名王城所卜澗東瀍西

之地是也一以居殷民者名下都又名成周所卜澗水東之地是也殷士化為多遜庶幾於此保有爾之土田庶幾於此安寧如木之榦有所定止而枝葉得以生長也敬者一心謹畏不敢怠忽之謂克敬則循理而致福天所與而矜憐者也不克敬則悖理而取禍是天所罰也不但不能保有爾土亦將不能保有爾身此戒之之辭令爾惟於是立家而安處爾邑於是傳世而繼續爾居有榦謂宅爾邑而基業植立有

年謂繼爾居而子孫永久爾後世子孫之興從爾遷

洛始此勸之之辭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篇爲誥殷多士而作此又普告四方諸國衆士來赴營洛之役者而及殷士之遷在洛者葢欲諸國之士共聞誥殷士之言也令爾之爾專指殷士殷士之遷洛葢在成王之三年此時爲成王之七年故謂爾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汝等多士其間亦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各爲官長無或不能守法也爾自身所爲或猶有怨恨不和之心繼今以後爾惟自變化而和哉非特爾身爾室家之

內猶或有陵犯不睦之人繼今以後爾惟變化而和之哉不和不睦謂不肯臣順於周也居爾之邑而能至於光顯由爾能勤其事之所致庶幾無有凶惡之德可忌諱也亦且肅敬在爾之位能臨視於爾之邑而所謀者大矣庶幾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祿天亦將畀矜於爾我周家亦將大有賜賚於爾簡拔而置之王庭庶幾爾之所事有服其事而至大官者非特保有爾邑土田而已此所謂大介賚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勸勉以信奉我之教命是不能奉上而凡為民者亦惟曰汝不奉上矣通前一節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此百五十一字舊本錯簡在多方篇今從吴氏胡氏說釐正在此不享之下疑又闕文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上舊有王曰二字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

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强釋今案王氏說是也王曰之下脫簡即是誤在多方篇内者既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二字宜衍令刪去又曰蓋承上文惟曰而言述凡民之又曰也予自民言之予周王也爾爾殷士也洛邑殷士所居此篇叮嚀告教欲殷士永久安居於洛所謂言爾攸居也凡民又曰是我周王乃或能言爾所居諄切懇至如此非愛爾之深其能然乎爾殷士在下者不能敬上我周王在上

者乃能愛下不為必然之辭故曰或

無逸

成王漸長周公慮其嗜欲萌動故作此書教戒以篇首無逸二字名篇吳氏曰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篇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嘆所以深感動成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所語辭也古人盟誓之辭發端皆曰所其者有所指而言無逸者勤勞而無休息也勤勞之事非一而惟小人之於稼穡最為艱難君子於人所勤勞之事首先能知乎此身體盡瘁濕暍備嘗耕種耘穫終歲無有逸時此小人勞逸者之

為也君子雖不為之而能知之故乃暇逸之時則能
知小人之所倚賴以為生者在此而不敢厚斂多取
以困其力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於稼穡而為農
家之子乃不服田畝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乃暇逸
之時狎習俚言既恣為夸誕矣不然則又侮訕其父
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徒爾自苦也夫勞心以治
下者君子也勞力以奉上者小人也周公教戒成王
亦欲其勤勞於心耳豈欲其勤勞於力哉然不知小

人勞力之事者必不能為君子勞心之事蓋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居人上者當思我之崇高富貴凡宮室衣服飲食之奉無一不出於民力彼之勞力以奉我者如此其至也我其可不勞心以治之而使之得遂其生乎故此篇七節自第二節以下皆以勤勞於心者勉成王而篇首獨舉勤勞於力者為先俾王知小人勤勞稼穡之事其善於格君心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廟號嚴恭敬之形于外寅畏敬之主于中自度猶言自律自檢天命在躬易失難保故反躬自省謹循法則惟恐不能永保天命也天人相關知敬天命故亦敬民事以嚴恭治民為祗以寅畏治民為懼平日存心處事皆不敢逸亂怠弛中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廟號亮陰居喪之名鄭氏讀為梁闇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者美之至靖者治安之謂高宗舊時勞苦于外及與小人遊處起自民閒即天子位葢嘗親歷民事艱難故發言不敢輕易居喪不言禮也然三年之久不出一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

高宗獨能如此故謂乃或猶言是或一道也惟不輕言故言發而當前此殷國中衰不可言靖況可言嘉乎高宗存心處事亦如中宗不敢荒寧遂能中興嘉靖殷國至于或小或大之人咸得其安無于是時而或有怨者高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氏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甲以此為不義逃于民間故曰舊為小人澄案史記武丁崩祖庚立七年而崩祖甲起承帝位以其久在民間于是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利澤于衆民雖窮民亦不敢慢忽祖甲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夏氏以為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是也耽貪欲自侈之謂言自是三君之後立而為王者生則好耽樂不知農事之艱難是以不聞細民用力之勞而惟一已耽樂之欲是從以此伐性戕生自是以後亦無或能壽者澄案史記中宗之後仲丁十三年仲壬十五年所謂十年者也河亶甲九年陽甲七年所謂或七八年者也高宗祖甲之後廪辛六年所謂或五六年者也武乙四年大丁

三年所謂或四三年者也時成王稍長疑或有猶欲
促年之漸故周公丁寧戒之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
于三酒誥多方多士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
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君之享國則不足稱與
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紹湯之基業而不墜
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不特殷之三王如此周之三王亦然抑者貶損謙下

之意將言文王之事故原其家法之所自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凡宮室飲食自奉之薄在其中矣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徽懿皆美也而徽有糾繫之意懿有淑善之意柔易

至于懦徽柔則非不斷之柔恭易至于拘懿恭則非
不安之恭惠鮮謂惠利而尠鮮之使有生意也遑亦
暇也重言文王之薄于奉已而厚于養民斯有柔恭
之美德平易近民于民之徽者則懐保之于民之窮
者則惠鮮之然此特一國之民爾紂毒痛四海文王
為方伯勤勞政事自早朝不食至于日中或至於日
昃猶不暇于食者葢將用以咸和庶邦之萬民視民
如傷望道如未見其勤勞自不能已豈若後世量書

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廵行田謂圍獵遊田有常制文王不敢過也以遊田之簡可知百用之約故庶邦之供貢者惟正數而已于外無一毫之多取方伯長諸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時齊晉稱伯諸侯各有貢物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其所從來舊矣受命謂嗣為諸侯內受命于先君上受命于天子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毋通禁止辭觀謂覽視逸謂宴安或觀以舒目或逸以休身或遊以省方或田以習武四者人君所不能無特不可淫溺于此耳淫于四者則侈費無度必至横斂四者不淫用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賦之供

萬民畿内之民也正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無暇言曰今日姑且耽樂人始耽樂者曰吾于今日為一日之樂而已是心一流今日而明日或至終身忘返者焉民生在勤天生不息但一日耽樂則非所以訓民非所以若天是人大有愆矣非小失也酒德以酒為德也耽樂之事非一酒德為首故又專以此為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訓告道說告詔之也有朋友之道焉保惠保護惠愛之也有保傅之道焉教誨模範開曉之也有師道焉譸譎誑也張夸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夫如此則視聽聰明是非不惑故民無或敢以誑誕之言而為欺罔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心違怨者怨蓄于中也口詛祝者怨形于外也言成王于此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道說之以變亂先王之正法先王之法甚便于民一變亂之則至于或小或大或有違怨于心者矣或有詛祝于口者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或怨詈者不能廸知也殷周四王允蹈所知其或有人告曰小人心怨口詈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反求諸己不尤其人其所誣毁之愆則安受之曰我之愆信乎若是不但不敢藏怒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也亂謂不當殺罰而殺罰之罰者不至于殺殺

者不止于罰叢聚也言成王于此殷周四王廸哲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或以誑誕無實之言相欺罔而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果若是蓋君道尚寛大不長永思念其為君之道不寛綽其心信譸張無實之人不知實無怨詈之事于是羅織騔事刑戮妄亂及于無辜罪之人罪辜互文也向之怨詈設或有之亦不過一二人耳至此則人同怨之是衆人之怨叢于一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其者期望之意兹者如此以上所陳也

君奭

召公封於燕留王朝為太保有國故稱君奭其名也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公以太傅行冢宰事武王崩武庚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蓋周公既歸而太公薨周公以太師與召公太保奭左右成王召公欲去周公留之而作此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幸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可信然謂其

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亦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嗚呼君奭歎而呼召公以告之也君已皆一字為句已字義見康誥大誥曰時我承上文言天命去留國祚脩短我皆不敢知則臣之事君惟當竭人力以保

天命是我之責也然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而不永遠思念天威及我民之無尤無違者惟在于得人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過絶佚失也先王既受天命為後嗣子孫者若大不能恭承天地之祀事遏佚前人盛德之輝光居深宫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保則天命難信乃或至墜失

其命不復能經歷久遠而繼嗣前人之恭德明德矣
恭上下者前人之恭德光者前人之明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施延及也釋解去也在今我小子旦之身非能自有
所正於王廸惟前人盛德之輝光可以延及于我沖
子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必可延
長此命故周自文王始受天命傳于至今子孫天不

庸釋去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又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伊尹

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能相太戊以格于上帝巫咸不及伊陟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陳如陳力之陳陟猶言升遐也禮陟以禮而終謂善終也總言

商五君所用此六臣皆有所陳以保乂有殷之國故殷王各保其位以禮善終得配天為王者六百餘年呂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佐太戊以賢輔賢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徧覆包含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凡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内而百姓之賤王人之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國之小臣為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任事之人惟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

為于四方辟如卜筮之占無不以實應者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伊
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
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
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
永遠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

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吕氏曰割裁也澄案禮記緇衣篇引此割申勸寧王作周田觀文王令詳割字無義周字疑當作用田觀

當從書作申勸寧王當從禮記作文王申重也再三丁寧之意勸猶褒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號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宫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為助而其心歉然又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廸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亦惟天篤佑我周家秉德

迪知天威之臣乃能於是而顯其君使其德著見上
聞于上帝故能于是而受有殷命也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時虢叔已死死者曰不禄四人猶及武王之世
故曰尚迪有禄劉殺也謂誅紂及其黨單盡也四臣
能顯其君使徧覆包含大盡其所稱舉之德林氏曰
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等五人者豈其逺事

王季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
臣扈非湯舊臣即殷世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甘盤
小乙舊臣以遺武丁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
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令周公與召公正如
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在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遊浮水也當此重任若遊大川予之往也與汝共遊其思所以濟我而至于岸周公居東時名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巳歸而在位然謂名公今日任事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大無誘責于我而欲去造猶脩為也鳴鳥鳳也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名公若收斂而去無以勗我之所不及者老退處自脩其德而德不降下于民則我不能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不復鳴況曰能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述殷周世臣又歎而言令召公監視于此者以我家受命為天子固有無窮之休祥然天命未易保亦有至大之艱難我告汝以予心所謀汝當有以裨益我使我不以文武之後人昏迷于永保天命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前人指武王偶猶配也夫與妻為偶君與臣為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承猶當也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言前人宣布其心悉以命汝俾汝位三公作汝民之極其意曰汝當明勉輔所偶之王在令誠宜負荷此武王當日之大命惟率循文王之德以當此無窮之憂責其可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
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
日罔不率俾

告汝以予中心之誠實汝克敬謂不敢怠忽也以我
監視于殷之喪亡大否者我念天威之可畏不但是
中心如此多誥而已予惟曰勤力輔治者我二人也

襄字義如皋陶謨襄哉之襄汝之見有合于此則亦
當曰在是二人也若曰今日天之休命滋至功業日
隆福禄日增惟是二人將弗能勝其在汝惟能不怠
忽于德益加抑畏明揚賢俊之人布列于位若他日
治功大成之時汝乃可告于嗣王辭遜而去今則未
可也又嘆而言若非是二人則我周用能至于今日
之休美乎我等皆當同心協力終始不怠以成完文
王治天下之功大所覆冒雖海隅出日之地亦無不

屬吾之使令者如此方為丕時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言予不但惠順于汝而若此多誥予惟用憂天命人

心之不常所以拳拳留汝輔治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惟汝諳力之久能知民之德人亦無不能于其初者

惟當于其終而如其初汝其敬順此所誥之言往而

敬用以治事上章言天命民心民心又天命之本故
卒章專言民德篇内後嗣子孫沖子後人皆謂成王
小子皆周公自稱
多方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
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書序曰成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奄東方之國蓋與淮夷相近武王
崩奄及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周公東征之二

年誅武庚其時伯禽在魯征徐伐奄及淮夷雖為魯所遏不得猖獗然未及聲罪致伐吳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吳氏説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孟子

所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皆此時之事不

與相武王誅紂同時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宗周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京止稱王若曰恐疑為王之

自誥故先稱周公曰而後稱王若曰以見王不親臨

而周公傳王命以告也大誥亦是周公以王命誥而直稱王若曰者以其時王居憂周公攝政出征非王自誥可知故不稱周公曰也四國謂四方諸國多方謂諸國之民非一處也惟猶及也殷侯尹民殷諸侯之尹其民者正謂諸民而因及其君也降下命誥命也圖計度也天命已去商知大度乎此則必不徼覬以謀興復恭順事上可保祭祀長敬念乎此則必不叛亂以取誅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
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慼憂言
語辭淫昏謂沈溺迷惑勸勤勉之意帝之廸謂天道
開道悟也麗民所依也甲始也旅祭名周官有大故
則旅上帝靈承于旅猶曰靈承帝事也進之恭猶曰

日躋之敬也舒緩叨貪憒忿日欽謂孜孜為惡猶孜孜為善者之敬也劓割謂傷害之夏邑畿內之民也享饗通謂歆受而有之也恭多士桀以為恭而任之者也簡者閱視選擇之意夏之盛時帝降格于夏而眷佑之有道桀大其縱逸不肯憂民之憂大為淫昏而不能一日勸勉于帝之廸此乃爾所素聞善圖帝命者惟得民心則天命固矣桀則不然其圖帝之命也不能通悟民之所依故天降罰而增崇其亂于有

夏國之治者天福之也國之亂者天罰之也桀之亡因始于其家國之亂遂至失天下而不克靈承上帝之祀事葢以桀無能日躋其敬以寛裕其民乃惟日務貪虐以傷害其民桀既不君天惟于是求其可以為民主者而大降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俾伐夏而絶其命惟天不與桀故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久多年享而有之民之於君以義合天與之則能有其民天不與則不能有其民矣故曰義民非特桀一人

為虐夏之多士亦大不能明而保享其民乃相與共虐其民至于凡百所為皆不能通悟於保享其民之事惟湯能以爾多方之民為臣所簡選以代夏而為之主蓋湯心謹慎惟恐民失其依故乃勸勉加意於其民尤于刑而加意由湯至于帝乙三十一君無不明其德以導民慎其罰而不輕亦能加意于獄訟要囚之人要囚之中又有分別其多罪者殄戮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入其無辜者開釋之亦能加意而非失

出湯後諸王皆能如此今至于爾君紂乃不如此所以亡國而不能以爾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周公又更端而言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以告爾辟承有夏有殷之文蓋言桀紂屑輕小之意不集于享謂諸侯離心不能合聚之使來朝享也有邦謂商閭猶伐也蠲潔也詩曰吉蠲為饎烝冬祭名不蠲烝若所謂昏棄厥祀弗荅也聖謂明智狂謂昏惑五年當時蓋有所指今不可考須待也暇寛暇也之子孫猶之

子于歸之之念聽謂有善可愛念而徹天之聽也動謂警發之顧乃眷顧之顧堪可勝也教謂若天啟其衷也夏殷之亡非天釋去之皆其自取惟桀紂有爾多方而大淫于逸以圖天之命一一皆有可罪之辭既總言之以下又分言桀紂然于夏則降時喪之下惟有邦間之一句于商則降時喪之下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畀十餘句蓋前一節言夏已詳而言殷猶略故于此一節略於夏而詳於殷也明智之人一

不念則即為昏惑昏惑之人一克念則即為明智故紂雖極惡未嘗不可改而善也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之前紂惡已極商已當亡然天以其為商先王子孫故須待寛暇未遽亡之猶兾其能改可作民主及五年之久紂卒無一善之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四方諸侯大動以譴告商紂之咸開悟爾多方之國顧有可勝天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無可勝眷顧之人惟我周王善奉皇天之祀克用其德遂令為

神天之主天實教我而用休美之命以休之簡選而
畀之以殷命使尹爾之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爾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惟逸
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離逖爾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

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乂猶用乂厥辟之乂惠順也熙光顯也播棄也不典逆理亂常也圖忱于正謂圖復商也大遠猶曰大逆也遠逖者違去也離逖爾土謂離去所居遠徙它處也上文言商之亡周之興皆天命謀復商者不知天命也所以不容不以言解惑

今我曷敢多言以告我惟大降下爾四國之民以教
命也爾多方何不誠心以利益于爾乎何不輔助我
周王享有天命乎何不順惠我王光顯天命乎爾乃
導廸至屢而尚不安靖爾心未能自愛乃大不安天
命乃輕棄天命乃自為逆亂圖欲使已亡之國誠得
再居天下之正乃惟縱逸頗僻大逆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取天之禍我則當致天之罰徙遠爾所居之土
我周仁厚未忍遽流放爾令爾庶幾得以如舊保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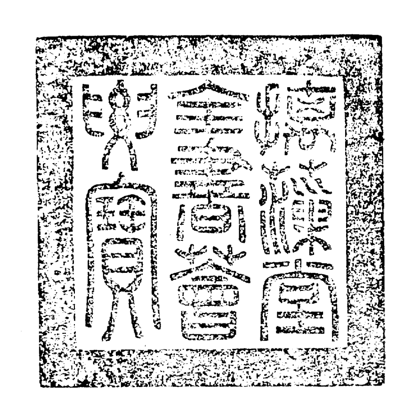
爾之田宅我惟於是而教告汝我惟於是而戰汝之
國訊汝之罪俘汝之身以至于此略示懲戒既不殺
汝而復使汝歸宅汝之宅田汝之田若至再至三又
不用我所降之教命我乃大罰殛汝罰即上文天罰
之罰殛猶殛鯀之殛謂遷徙流放也至此之時非我
有周所秉之德不能安寧乃汝自召此罪多方蓋是
徐奄淮夷及所滅五十國之人從般以叛者罪當流
放令但告之曰離逖曰罰殛而未忍刑之其後多方

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懐商之念深慮其不靜故于是年遷洛所遷者紂都之民非多方之民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非是多誥惟敬告爾以教命而已又言是惟爾之一初乃爾去惡從善改舊為新之時若自今以後不能敬行和睦之道猶復乖戾則自底于罰無我怨也

書纂言卷四之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